

歌德 与 贝多芬



罗曼·罗兰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K835.1656/5

歌 德 与 贝 多 芬

〔法〕罗曼·罗兰著

梁 宗 岱译

(注释译者：叶琼芳)

D1322/5

人 民 音 乐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歌 德 与 贝 多 芬

〔法〕罗曼·罗兰著

梁 宗 岱译

（注释译者：叶琼芳）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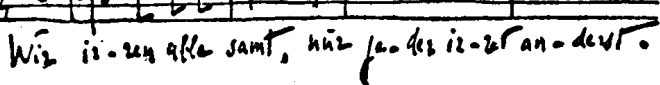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17千文字 6.25印张

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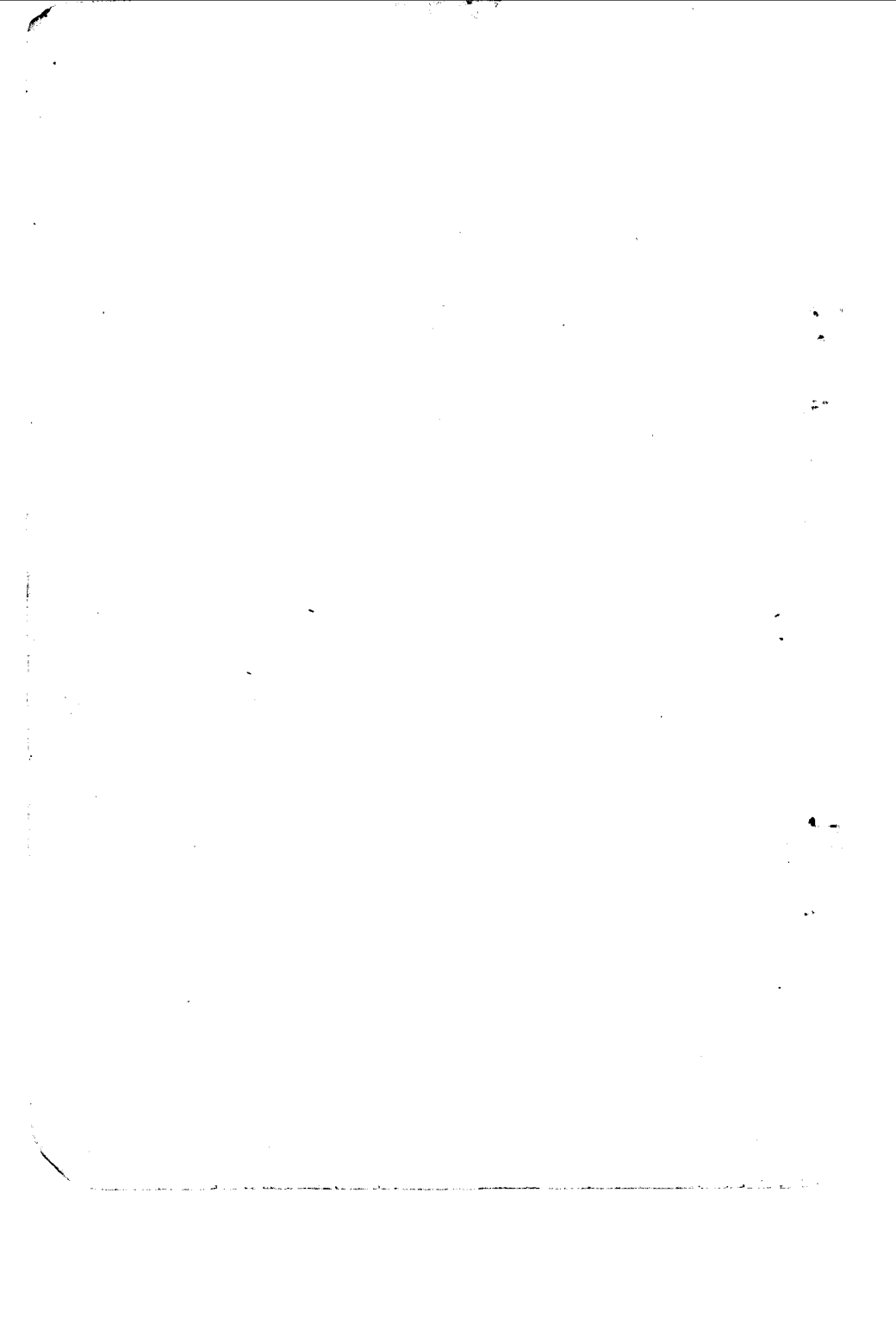
书号：8026·3820 定价：0.70元



目 次

序 曲.....	1
歌德与贝多芬.....	7
歌德的缄默.....	81
歌德与音乐.....	103
贝蒂娜.....	161
附 录.....	187
I. 《马赛曲》在德国.....	188
II. 贝蒂娜论及音乐的信.....	192

序 曲



当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在西克洛柏^①的洪炉深处——《创造者贝多芬》——开始一个需要许多年工作的长途旅行，谨慎要求他不得在路上耽搁。直达目标！

但我从不关心到达。使我发生兴趣的是路……只要它是在我所选择的方向里。我丝毫不忙。身体孱弱，而且，自幼便刻刻有被截断之虞，我时常在活着仿佛我可以活到100岁——或明天便死去；这于我毫无差异。问题只在于全神贯注于你所从事的工作。

在我的研究贝多芬的路上，我碰到不少使我停留的人物；他们有许多话对我说，而我随时都准备去倾听他们：我生来就是活人和死者的心腹朋友。——这里就是两个曾经把他们的生存线和贝多芬的生存线混在一起的人。一个是贝蒂娜，疯狂而又明慧，梦似地渡过一生，但她那梦游者的眼睛曾经在梦的深渊看见了许多当代那些最清醒的人也认不出的天才：贝多芬、荷尔德林^②，并且预告了大革

① 西克洛柏是为雷神制造雷斧的巨匠们。——译者

② 荷尔德林(F. Hölderlin, 1770—1843)：德国大诗人。——译者

命。——另一个便是我毕生的大师和伴侣：歌德。从30岁以后，我在一定的时期便谘询他那无数的著作，像以往那些在日落当思想敛翼的时辰——（浮士德在书房的阴影里静默而且梦想着）——叩问他们那古旧的圣经一样。没有一次，我从我的探访回来，口里只得到一些枯燥的答案，或者手臂上载满了许多无生命的原理，抽象的、先天的观念；没有一次不是给一道活生生的经验的洪流，一道从深处喷射出来的泉水恢复我的青春的。即使在天才的队伍里，那些和地灵^①有着恒久的密契的也并不多呀！歌德和贝多芬便是这些“母亲们”^②的心腹中的两个。但其中一个——那聋子——倾听着却看不见那从深渊里发出的呼声。另一个什么都看见，却不能什么都听见。贝蒂娜呢，跟在他们后面，陶醉于爱和她自己的梦里，也不看见也不听见，却用她那发烧的手指在夜里摸索着。

对于我的《贝多芬》的读者们，我奉献这段我在贝多芬内在的海里的奥德赛旅行的插曲，愿他们和我一起停留，像在阿尔西那乌斯国一样！

在这旋风似的时代，我欢喜从容自在地呼吸着，而且，在维伦纳夫^③山谷里，两手交叉在脑后躺着，在这新春的日子，在樱花下，去从那无底的长空凝望着世纪的永久的

① 显现给浮士德的神灵。——译者

② 在第二部《浮士德》里，这些“母亲们”住在无空间、无时间的深渊“形成，改作，便是她们永久思想的永久谈资”。——译者

③ 罗曼·罗兰的别墅在瑞士的维伦纳夫。——英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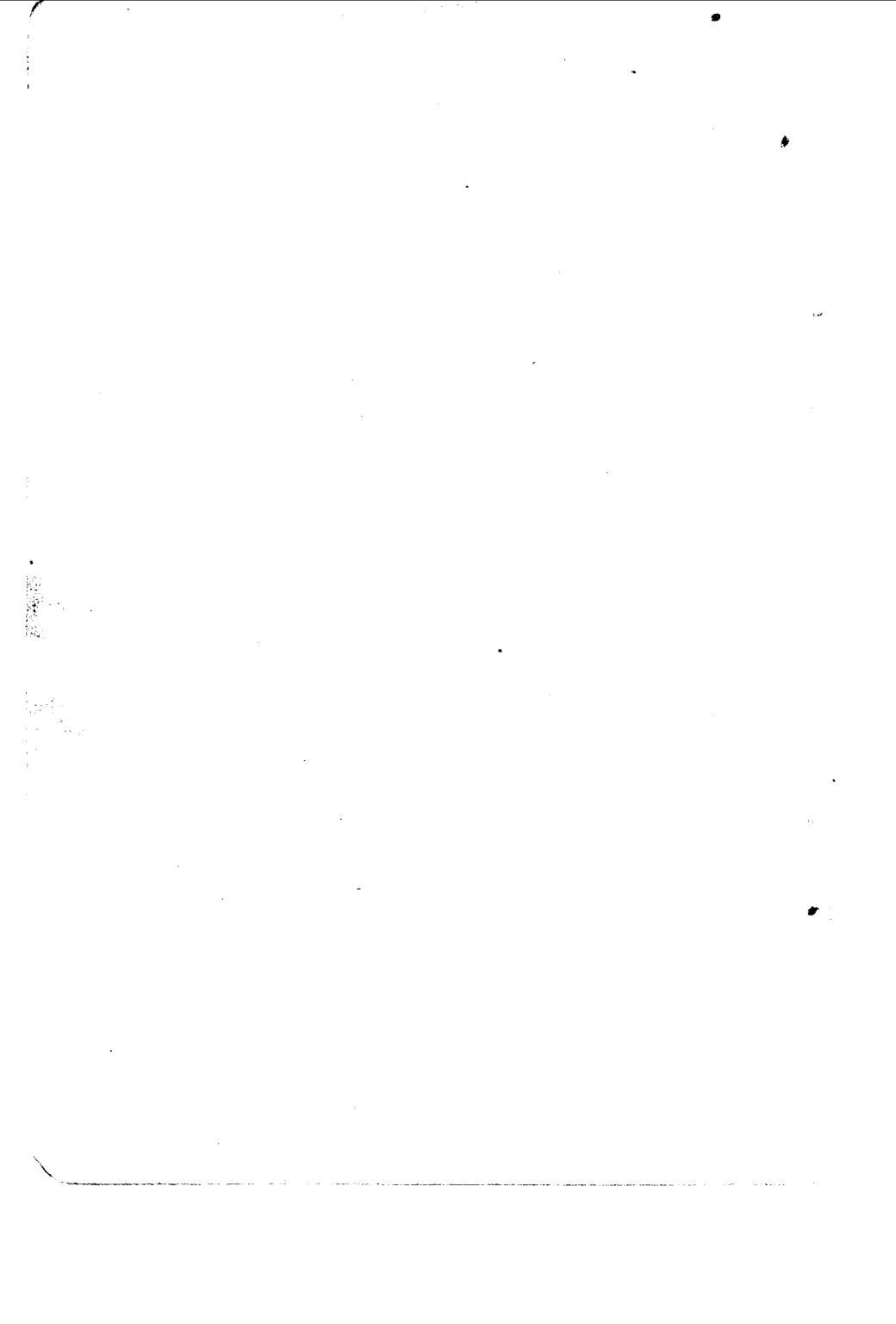
圈……于是波希米亚林中的会晤回来了，在特普利策，这两个双生子：歌德和贝多芬，和贝蒂娜的缱绻的挽歌——“宁娜，那为爱而发狂的少女……！”

本书包含四篇文章。第一篇也就是最长的曾在《欧罗巴》杂志上发表。我已把它增订过。其余三篇也是属于同一题材的，不过从另外几个观点研究。歌德的问题是那么浩大，而且，在他死后百年，依旧那么动荡（因为这个人的生命箭的特征是一经射出之后它永不停止，永远追逐着那逃避它的目标）——我觉得对于这几篇独立的研究保持它们那活动的弹性比较符合真理，这是我唯一可以把它们接近那伟大模型的不可企及的可塑性的希望。

音乐又一度是我的女主角。在这里，她不独是贝多芬狄安尼梭斯（酒神Dionysus）的伴侣，她也是魏玛的阿波罗的女神，并且不是最生疏的一个。大家都不大知道。这部书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提醒法国的读者，告诉他们近代欧洲最大的诗人也属于我们的音乐同业会。他是这两条双生的小河汇合的大河流——像地球上所有的河流一样。

1930年4月15日罗曼·罗兰

歌德与贝多芬



上

1811年、1812年……葡萄丰收的秋天。金色的树林与夕照通红的天……临末的两首交响曲，和最后一首小提琴奏鸣曲……最后的良辰，最后的爱^①……和两个太阳，贝多芬与歌德的邂逅，刹那的会合。自从许多世纪，命运已经准备好这两颗诗与音乐的大星的朔望了。时辰过去了，他们互相握手，又互相避开了。又要再等千年的长期了……我多羡慕那些得到目睹的人啊！我要掠取这些眼睛和那些沉睡在眼底的影象。我从池塘里看见那已经落在天边的太阳。

* * *

许久以前，这两个人已经遥遥地相识了，不过认识的程度并不一致。而两人之中，理解对方较深的，却是贝多芬。

① 看来把贝多芬“给永恒的爱人”的信放在1812年最为合适（见1927年10月1日我在普鲁尼（Henry Prunière）的《音乐评论》中的文章）。——原注，下同。

自从童年，他便浸淫在歌德的作品中，对他深致景仰。^①他每天都读他。在他心里，歌德已经替代了克洛普史托克(F. G. Klopstock, 1724—1803, 歌德以前的德国著名诗人——译者)。

“……克洛普史托克常常想死。这迟早总要来的！……至于歌德呢，他活着，而且我们大家都得和他一起活下去。所以他那么宜于谱成音乐。再没有比他更宜于谱成音乐的……”^②

1810年5月，在他和贝蒂娜第一次会晤里，他曾经说过歌德的诗对于他的魔力是多么大，“不独由于它们的内容，并且由于它们的节奏……”

“……我愿意而且被鼓动去用这文字创作音乐，这文字自己组成一个高尚的秩序，仿佛一座由心灵的手造成的宫殿一样；它本身已经具有和谐的秘窍了。”

贝蒂娜看见他正在热烈地把歌德两首小歌谱成音乐。怎样的小歌啊！怎样的音乐呵！……那《不要乾吧，泪啊！》忧郁的快感，和《迷娘》。

同年，他写成了《爱格蒙特》，(歌德的剧本——译者)的音乐。而自1808年，他便梦想着要把《浮士德》谱成音乐了。^③

① “为我对你认识已久而感谢你(因为我从童年时代起就认识你了)，对这样贵重的礼物只是微不足道的报答……”(1811年4月12日贝多芬给歌德的信。)

② 1822年7月与洛里慈(Rochlitz)的谈话。

③ 同年发表《浮士德》的第一部份。但贝蒂娜在这计划中比他领先。从

把一首诗谱成音乐，对于他，并不象对于大多数音乐家一样，只是一种插图工作，一种对于原诗的色彩的注疏；那是一种和原诗的结合，灵肉混作一团。人们并没有注意得够贝蒂娜所述的他那番追逐曲调的呓语正是关于歌德的意境之探索，他要融化为音乐的：

“……我要从兴奋的洪炉里把旋律放射出来，它向着四方八面奔逸。^①我追逐它，我重新热烈地搂抱它。我眼见它逃走，散失在无数印象的混乱里，立刻又把它更热烈地抓住。我再不能和它分离了，我得要从一种忘形的痉挛中把它繁殖起来，化成种种抑扬顿挫的音阶；而最后，我胜利了，我拥有它，拥有我所追逐的原来的思想。于是，看呀，便成了一首交响曲！……是的，音乐真是感官的生命和心灵的生命之媒介。我很想把这意思对歌德说。他会了解我吗？……”

他坚持着：

1808年1月中旬开始，她就“泡”在《浮士德》的作曲中了。她写了玛格丽特的动人的《向圣母祈祷》。贝多芬在找人把《浮士德》改编为舞台剧（《考塔斯契斯晨报》，1808年10月）。但他找不到帮手。1822年当洛里慈，他一点也不知道原计划，告诉贝多芬编辑海特（Haetel）建议由他为《浮士德》谱写音乐时，贝多芬高举手臂，叫道，“哈哈！这是个任务！是件值得干的事……”他为此深思熟虑。但根据他的年龄，他不能干得再多了；他正着手写两首大型交响乐和一部清唱剧。他遗憾地谢绝了这个建议。

① 这句德文涵义很丰富，译文必须加以扩充，才能保持原义。“Ausla-den…von…nach…hin…”指的是进发，然而却是向着一个目标的进发。这同时是意志又是自然力的表露。

“旋律是诗的肉感的生命。一首诗的精神的内容可不是由旋律渗入我们的感官么？《迷娘》之歌的旋律可不把全诗的肉感的情调传达出来么？^① 这感受的印象可不又刺激心灵去产生新作么？……”

在这里，贝蒂娜加给贝多芬一种音乐的潜意识的直觉，比字面的意思深宏过千倍，——因而作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前驱，——而回到歌德，他加重他的呼吁：

“对歌德讲我吧？告诉他，他得听我的交响乐！他会同意我音乐是直达那较高的认识世界的唯一法门，人们受它包围着却抓不住它……心灵借感官从它那里得来的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的化身……给歌德写信提我吧，如果你了解我……我也乐意他启迪我呢！……”

* * *

但是在未继续我们的路程以前，我们得在这里停留一下，估量贝蒂娜作证的价值。

虽然我们不能在本文内试去解决这非凡的妇人之谜（对于她我要另写一篇比较详尽的研究^②），我至少应该在读者面前划下这个问题的纲领，说出我所得到的结论。

① 值得注意的是，引用这些文字的贝蒂娜，她个人的意见与此很不同；她说音乐没有给歌德的《歌》增加任何东西。因此，她的叙述更为可信。

② 此事后面将有一篇关于她的心理生活的短文。